

【特刊·寄语】

“人文之花”在岭东雄郡绽放

2020年，惠州城市得名千年，近500万惠州人民为之心潮澎湃，必将载入史册。恰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、惠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《惠州文脉》创刊一周年，羊城晚报与惠州市委宣传部携手创设“2020年惠州文脉·花地西湖文学榜”。

文化是城市的灵魂。“文脉”，更是一座城市值得铭记的前世今生，她能够穿透时光的屏障，连接城市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一座城市该如何展现重构、展现她的千年文脉？创刊于2019年11月22日的《惠州文脉》，用一年时间书写答案，用基层实践立下丰碑。

截至3日，《惠州文脉》出刊45期，共180个新闻周刊版面，出品上千篇“新闻+文化”佳作，从新闻的视角，以

文化为魂，向外界传播惠州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。

惠州，作为东江流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具有5000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，素有“岭东雄郡”美誉。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环境，惠州文化和广府文化、客家文化以及潮汕文化交流频繁，形成了既有岭南文化共性，又具鲜明的惠州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，在岭南文化中独树一帜。

实践证明，惠州文化是一个瑰丽夺目的富矿，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《惠州文脉》一年来报臂高呼：本土理当高举岭南惠州文化旗帜，挖掘惠州千年文化脉络，弘扬惠州文化传统，

把传承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新惠州的社会发展中，让惠州优秀文化基因植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，使得惠州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相辅相成，让惠州千年荣光重现，提升惠州群众的文化自信，为惠州建设成国内一流城市提供文化支撑！

过往为序章，未来皆可期。《惠州文脉》是传统媒体基因在惠州这块文化沃土上开出的“人文之花”。经过一年探索，《惠州文脉》已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“文脉”报道之路。更为可喜的是，在创刊一周年之际，“惠州文脉·花地西湖文学榜”花落惠州，致力探索名家名作与本土创作融合的路径。

展望未来，我们将继续秉承初心

与匠心，与惠州本土携手同行，在文脉传承活化之路上不懈求索，继续推动《惠州文脉》不断丰富出新，并最终将《惠州文脉》培育成具有惠州文化特色的外宣平台。

我们继续承诺：以新闻为眼，秉承岭南新闻人的情怀与传媒专业精神，既埋头深挖，又抬头仰望，探索惠州文化古为今用的可能性，这是羊城晚报《惠州文脉》新闻匠心所在；以文化为脉，穿过沧桑历史的尘烟，发掘惠州文脉的魅力，以融媒体人文周刊的形式勾勒出“岭东雄郡”的传承之脉，这是羊城晚报《惠州文脉》的文化初心所在。

(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鹏)

惠州文脉



新闻为眼·文化为脉

2020年12月3日 农历十月十九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 联合出品

总策划/刘海陵 张玲 统筹/林海利 孙璇 胡泉 林利育 策划/马勇 邓真 统筹/陈晓鹏 刘智慧

岭东雄郡 文崇惠州 惠州得名千年 文脉荣光重现

深秋时节，花开鹅城。惠州文化界翘首以盼的大盛事——“2020年惠州文脉·花地西湖文学榜”正如火如荼进行中。西子湖畔，全国各地文学大咖齐聚，人们将目光聚焦到岭东雄郡——惠州，沿着苏东坡的足迹，一时间仿佛穿越古今，跨越千年。

这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这里地理位置独特，东扼粤东咽喉，北控粤、赣要冲，水、陆拱卫广州，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；这里山水兼备，流经惠州的东江，源远流长，滋养万物。分处于东江两岸的西湖与罗浮，阴阳调和，钟灵毓秀；这里历代名人留下无数诗文，苏轼寓惠共两年零七个月，留下约580多篇（首、幅）佳作，去世前对自己一生的总结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作为苏东坡晚年牵肠挂肚之地，又恰逢惠州得名千年，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将以此为契机，更好地传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脉，擦亮“岭东雄郡”文化品牌。羊城晚报携手惠州市委宣传部适时推出《惠州文脉》，以新闻为眼，文化为脉。创刊一年来，爆款佳作不断，为惠州文化传承创新作出有益的尝试。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吴大海 通讯员 李慧诗



重大事件

因宝藏皇帝而得名，苏东坡为惠州代言

惠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城市得名千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。鲜为人知的是，“惠州”这个地名的来源与宋仁宗有关。

据史志记载，隋开皇十一年（591年），在岭东设立循州总管府，治所在归善县徐山（今中山公园），管辖归善、博罗、河源、新丰、兴宁、海丰等县。循州建制历经300多年后，至五代南汉乾亨元年（917年），改循州为梅州。

宋天禧四年（1020年）三月，因避太子赵祯讳，梅州改名惠州，自此诞生“惠州”之名，沿用千年至今。赵祯就是后来的宋仁宗，北宋第四位皇帝。

为什么要用“惠”来代替“祯”呢？这可能是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。何志成说，古时州县，大多以当地山川命名。当时以循江（今东江）命名的梅州已给了龙川，故梅州更名时只好用准水（今西枝江）命名。

西枝江在隋朝之前，是怀安县的主要水道，流经怀安山下，古称“怀水”，后又简称“淮水”。何志成说，当时的梅州知州是个外地人，“淮水”发音成了“惠水”，就用“惠州”上报户部了。惠州之名，一直沿用至今，历经千年！

如今惠州的最大文化名片，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——苏轼，也是仁宗朝发现的英才。“可以说，苏轼真正让惠州名扬天下。”何志成说，在这里，他不仅留下了东新桥、西新桥、苏堤、故居和朝云墓等遗迹，以及合江楼、泗州塔、嘉祐寺等一批因他的吟咏而名声大振的物化遗存，还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。

他才华横溢，所到之处必题写诗词。短短两年多时间里，他写下了580多首（篇）诗词、散文和序跋等。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这成岭南风物千年不变的最佳广告词，至今脍炙人口。

苏东坡还给惠州人带来了比肩中原地区的文化审美，惠州士子们从他伟岸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中不断汲取思想能量，逐渐树立起了延续千年的文化自信和进取精神。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。”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这句话，概括出了惠州人的文化自信，那是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。

自苏东坡后，一代代惠州文人开始描摹自己心中的西湖。知名画家黄澄钦年逾八旬，执笔画西湖30年，传承发扬西湖文化，自称“补西湖人”。他说，西湖与苏东坡分别是惠州两大文化名片。西湖自然景观优美，人文内涵又丰富，就成了惠州文化信息的宝库、图书馆，而苏东坡是一个文化符号。“两者其实密不可分，也成为后人挖掘传承的文化资源。”

创新品牌

《惠州文脉》创刊一年，爆款不断回音不绝

惠州千年文脉延绵不绝，历史遗存众多。仅徐山一隅，就几乎涵盖了自隋唐至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遗存20余处。然而经历战火洗礼，以及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大规模的城市化，历史文化遗存承受着冲击。不少专家提醒，要警惕惠州文化出现“断层”危机。

就在当时，羊城晚报《惠州文脉》横空出世。2019年6月20日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与惠州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贻伟在惠州座谈会晤，双方商定，要发挥羊城晚报文化优势，为惠州量身定制羊城晚报惠州地方版。经过近半年筹备，2019年11月22日，《惠州文脉》正式亮相，充分发挥羊城晚报的文化基因优势，以“新闻为眼 文化为脉”的独特定位，引领媒体风气之先，以深度调查、观察、访谈、讲述等丰富的报道形式，结合相关文艺作品，展示一个立体的“岭东雄郡、文崇惠州”。

《惠州文脉》刚一亮相便迎来无数关注。首期《惠州文脉》正值广东省文化旅游节暨东坡文化节在惠州举办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，市民积极取阅，600份报纸在短短三个小时内，就只剩下30份不到。2020年1月10日，在

看望羊城晚报惠州两会报道小组时，李贻伟现场翻看了《惠州文脉》，认真地念出第二版的标题：“闾里以辅新命”。“好，特别好！”李贻伟当场为《惠州文脉》点赞，连说了几个“特别好”，并强调：“我已经收藏了好几期。”

截至今日，《惠州文脉》已出刊45期，共180个专版，涌现众多爆款佳作，多篇有回音。《国内罕见！惠州深山藏有多个沉香古树群》引关注，两会李贻伟现场点赞支持；《惠州的千年成就是“宝藏皇帝”宋仁宗开启的》启发当地推出系列报道；《岭东雄郡千帆竞，再立潮头歌大风》助力“岭东雄郡”形象深入人心；《百年江孝子亭名字淹没60载何日能正名》《飞鹅岭上的惠州版“八百”：百余名书生书写抗战传奇》等调查，更是启发当地对文化古迹活化思考……

为何《惠州文脉》屡屡出爆款？它是羊城晚报与惠州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的周刊，选题经过双方研究探讨，精心打磨，紧跟时代热点，具有新闻性。如，结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苏轼特展，系统整理了东坡寓惠文化，并抛出如何活化的思考；电视剧《清平乐》热播，敏锐推出《惠州的千年成就是“宝藏皇帝”宋仁宗开启的》；抗

战主题电影《八百》热映，深挖推出《飞鹅岭上的惠州版“八百”：百余名书生书写抗战传奇》……报道引发裂变式传播效果，得到一致好评。

为何《惠州文脉》让老百姓关注？它的内容贴近惠州人文风物，聚焦惠州百姓身边事；挖掘惠州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，提升内容可读性；以古阅今，借历史故事和人文传统透视当今社会；着力打造精品读物，在版面布局、内容设计等方面，突出浓郁的惠州特色和人文气息。

为何《惠州文脉》让专业人士点赞？它立足于本土文化，又不局限于此，包容性强。《文脉众议》栏目以较强的开放性，为各行各业人士营造“意见表达场”；《文脉杂谈》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角度，让话题更有深度与广度；四版设置文艺副刊《西湖》，面向群众征集、登载以惠州为主题的文学作品，打造惠州文学创作高地。

《惠州文脉》版面新颖，内容丰富，图文并茂。“何志成说，对惠州文化界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，群众反响也相当不错。”经常有朋友登门要报纸”。他希望《惠州文脉》能继续讲好惠州故事，为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贡献力量。

深厚底蕴

岭东雄郡文脉千年，本土文化明珠璀璨

驾车沿广惠高速行驶，只要一下汝湖高速出口，就能看到花圃上立着“岭东雄郡”巨型标识，黄花红字，格外显眼。惠州市惠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慧仪介绍，这里是来惠人流量最高的高速口，是惠州对外宣传的绝佳窗口。这个巨型标识的竖立，意味着“岭东雄郡”招牌时隔100多年后重现惠州。

早在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，惠州主官何伟在惠州府署立下“岭东雄郡 梁化旧邦”石碑，耸立300年之久，后因战乱被毁。这“八字真言”反映出惠州的历史地位。“惠州地处大庾岭之东，秦始皇时就是军事重镇，入隋后更是粤东地区行政中心，雄踞一方。”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如是说。

历经千年烟雨冲刷，惠州仍保留着一条很清晰的千年文脉！何志成介绍，在先秦时期，缚娄古国的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东江文明。秦汉之际，始皇平定岭南，赵佗建南越国，移民实边，和辑百越；及至两晋，佛道二教接踵而入，肇临蓝缕，开启山林。外来文化渐次在东江流域传播，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。

自隋开皇十一年（591年）在徐山设立循州总管府以来，惠州一直是东江

流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。进入近代，惠州以其种种人文渊源和地缘之利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。惠州城市的雄武气魄，为近代中国孕育出廖仲恺、邓演达、叶挺等一批民主志士和革命家。

在惠州千年文化脉络中，涌现出了不少本土特色文化。惠州西湖妙在天成，历代以苏东坡为代表的400多位文人墨客曾驻足于此，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；作为“岭南第一山”，罗浮山自古就是儒释道融汇之地。在当时的文人心中，“罗浮”就指代整个岭南，堪称岭南人文渊薮；肇始于明嘉靖初年，惠州掀起了办书院的高潮，师儒水平之高，追随学子之众，科举功名之盛，前所未有……西湖文化、罗浮山文化、书院文化，只是散落在古城中的璀璨明珠，更多的文化宝藏亟待挖掘。

“可以说，惠州是岭南地区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城市之一！”何志成举例，广东有两个古国，一个是南越古国，即以现在的广州为中心。另一个是缚娄古国，以博罗为中心；秦始皇平定岭南后，设置南海郡四个古县，分别是番禺、龙川、博罗、四会；隋朝分五岭以南为岭南、岭东、岭西三个行政区域，各设总管府。其中岭西为桂州总管府，岭南为番禺（广州）总管府，岭东为循州（惠州）总管府。